

# 聖經中的男女兩性、男婚女嫁、生兒育女

Laura C. Paladino 著

劉喬奇、蘇貝蒂譯

這篇反省取自《創世紀》前數章，主要研究「兩性差異」及相關議題，如生育及家庭；這些主題預設了一個聖經的角度——猶太基督徒傳統的基礎。在此我們勾畫出一個廣闊的框架，從救恩及召喚的神學論點開始，一直到在關係中的互動，進而研究創世故事中的內在象徵意義、及探索有關男婚女嫁及生兒育女的概念問題。這篇文章也分析反映在聖經章節中的男女兩性間之具體差異，連同兩性互補及互換的人學向導，被理解為天主肖像的最高表達方式。人類彰顯及揭示了自己按照天主肖像與模樣被創造——有能力去建立關係、繁衍及負責任地承擔母職、父職的受造物。

## 1. 語言學意義的澄清：在舊約語境中「分隔」的定義

著名海德格哲學詮釋家 Luce Irigaray 曾經這樣寫：「兩性差異幾乎是當今世代唯一的議題…… 若果我們想清楚後，這可能就是我們的救恩，是我們尚未發現的生育新領域。」<sup>1</sup>

我們不太肯定 Irigaray 心目中的「救恩」有何所指，不過，毫無疑問，在舊約中，差異及分隔的議題經常與救恩扯上關係。分

---

1 L. Irigaray, *Ethique de la difference sexuelle*, Minuit, Paris 1985. 這著作是作者於 1982 年在鹿特丹厄瑪烏大學擔任 Jan Tinberg 主任時，與她發表的一系列演講同一時間完成的。雖然我們不完全贊同她的結論，不過我們還是很興幸可以引用她在當代環境下依然重要和有價值的名句。

隔的概念，表達在希伯來字根「*badal*」上，在後充軍時代聖經視野中無比重要，因為分隔是保存選民身分及上主寵愛的最佳方法。<sup>2</sup>

「分辨」的救恩向導早在《創世紀》的首數節經文中清晰地浮現出來，這些經文講述了世界的創造，也描寫了天主怎樣透過分隔及區分的行動介入——安排秩序及消除混亂；區分可視為從創世之始，甚至在男人女人出現以前生命的先決條件。在創造的行動中，天主分隔及排序：第一天，天主從黑暗分隔光出來（創 1:1-5）；第二天，天主從下面的水分隔上面的水出來；第三天，祂從乾地分隔出穹蒼下面的水出來（創 1:9-13）；第四天，祂創造太陽和月亮以從黑夜分隔白晝出來，並分別明與暗（創 1:14-19）；在第五和第六天，天主創造所有海裏、天空和地上的生物，準確地各歸其類分隔和辨別它們，正如他在第四天處理植物一樣（創 1:12, 21, 25）。每一天，天主看見所有受造物後，祂都認為好。創造主的特殊目光，表明了既先於亦隨同所有顯明祝福的隱藏祝福，天主把這顯明的祝福宣佈給所有活生生的受造物<sup>3</sup>，因為牠們都能夠聆聽<sup>4</sup>祂的聲音。

2 在後充軍聖經文學中，這神學概念經常被運用，並且產生不同的思潮，我在別處曾經深入探討過。參 L.C. Paladino, *Tutelare l'identità. Studi storico-filologici sulle versioni antiche della Bibbia. Testo Ebraico Masoretico e Testo Greco dei Settanta*, Pensa Multimedia, Lecce-Brescia 2012。我想提出一點很有趣的：聖經術語「混淆」的字根——「*balal*」——與「分隔」的字根相差僅一個字母：中央輔音字母。通過語言，這裏的聖經信息很明顯：「差別」是混亂中的秩序，而「混淆」是曖昧。雖然在混淆中似乎還可以有完滿和完整，但在現實中若沒有「差別」，便只有「紊亂」。

3 參 L.C. Paladino, "Dal creato all'uomo, dall'uomo alla storia: la benedizione nei racconti biblici" in *Coscienza*, 4-5, 2014, pp.37-46；也參 L.C. Paladino, *Dire bene di Dio, dire bene dell'uomo: le preghiere di benedizione nel Pentateuco e nei libri storici dell'Antico Testamento. Un confronto tra le versioni antiche (TM - LXX)*, Arte Tipografica, Naples 2012。

4 「聆聽」在聖經語境下的重要性出現了，在於以聽覺來分辨被祝福的方式——聆聽能力使人能夠回應天主的召叫、祝福和召選。因此，這是受造物超卓不凡的恩賜——他

## 2. 「按照天主的肖像與模樣」：人類被召喚去成為男人及女人、當伊甸園的看守者、在關係中的受造物

為着使整個創造完滿，天主在第六天決定「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樣」創造人（參創 1:26）。「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一如創 1:27 所強調。

聖經裏，「*'adam*」（希伯來語：亞當）——即人類——從一開始已被理解為在性別上是可分辨的，有兩個明顯的可能表達方式——男性和女性，揭示了人類在時間中的存在<sup>5</sup>。本體上，人類的存在必然由男性及女性的差異所表示，儘管兩者的人類本質均被一個詞「*'adam*」所表達。從他們被造當天起，天主已經把男性和女性同樣稱做「人」。<sup>6</sup>

當人類接受了召喚，他們便肩負了天主的祝福和使命，在他們彼此的差異引起的互補和互換的條件下，一起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所有受造物<sup>7</sup>。因此，人類——男人和女人

---

們看見造物主後便聽從了祂，發現了祂的「美」，被祂仁慈和祝福的目光包圍着。這一點可參考頒佈給善良的以民的誡命：「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申 6:4）。聖史馬爾谷在谷 12:29-30 裏亦重提了這條重要誡命的爭議性。稍後我們會再處理聖經語境中聆聽的重要，及它包含的內在象徵意義。詳情請參閱 L.C. Paladino, *Dal creato all'uomo, dall'uomo alla storia, ...*; L.C. Paladino, *Dire bene di Dio, dire bene dell'uomo, ...*。

5 在這階段用來定義男性與女性的兩個詞是「*zakar*」和「*neqebâ*」，兩者皆具有顯明的性別意義，甚至在詞源上，這兩個詞在舊約中，也是用於與動物有關的許多情況裏面。「洪水滅世」的敘述在談及進入方舟的牲畜重複了這兩個詞——「公母」（創 7:2-3,8-9）「好在全地面上傳種」（創 7:3）。

6 「以下是『亞當』（*'adam*）後裔的族譜：當天主造『人』（*'adam*）的時候，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造了一男一女，且在造他們的那一天，祝福了他們，稱他們為『人』（*'adam*）。」（創 5:1-2）

7 創 1:28：我們必須指出名字在希伯來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名字代表了一個召喚（使命）；名字的分配或修改標誌着生命本身的本質上變化。這類召喚在舊約和新約中不

——按照天主的肖像創造，他們的責任就是透過感官把一絲天主臨在的光芒帶到世上來。「*'adam*」這個名字本身已提醒大家<sup>8</sup>，人是給予受造物的一份禮物，否則不會有一位「按照天主肖像」的看守者。明顯地，若然沒有人類，創造只會繼續深藏不露。<sup>9</sup>

天主賦予所有受造物分辨、分隔、排序和救恩區分，不過，在人類身上，以上的賦予並不像動物或植物般「各歸其類」<sup>10</sup>，而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賦予的。這肖像顯明地顯示在每個人——活生生和實在地存在的男人或女人——所揭示的性別差異中<sup>11</sup>。因此，「*'adam*」的關係特性，本體上是關連的，因為他們受造為男人或女人，在有限和彼此互補的條件下，按天主的肖像造成的。因此之故，「*'adam*」的關係特性是有意被視為神聖的肖像。「*'adam*」（人）的受造是本體上關連着有限和彼此互補的條件，兩者同時喚起和彰顯一種朝向完滿及完整的潛力。

---

同的環境重現，例如亞巴郎的召叫（創 17:5）和伯多祿的召叫（瑪 16:18-19）。在聖經裏起名有極隆重的意義，是猶太人傳統中父輩的特權（參考新約有關若翰洗者和耶穌的記述：路 1:13-63；瑪 1:21）。在創 5:1-2 的章節裏，天主藉着給人起名而負起了創造主與父親的角色（身份）。接着，上主以委派人為動物起名的任務作為交換（創 2:19），因為人（*'adam*）是天主在世上的彰顯，人的地位是受造物的首領及看守者，顯示上主的父親面貌。

- 8 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由天主接受了「*'adam*」這個名字，意義重大。事實上，在這個名字裏面就可以發現與「大地」（*'adamâ*）的連繫，後者必須受人的看守；況且，在語言學及詞源學角度上，「人」（*'adam*）就是「大地」（*'adamâ*）的看守者。請參考隨後這方面的詳述。
- 9 正如聖保祿對哥羅森人說：「他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哥 1:15）。這預言在基督身上完滿了，也早已存在在這段《創世紀》章節裏面。
- 10 在《創世紀》第一章全篇裏，每當涉及創造生物時，這句近乎公式化的句子都會出現：植物（1:11-12）、魚和飛鳥（1:21），及陸上的牲畜野獸（1:24-25）。
- 11 有關兩性差異，請參閱 E. Roze, *Verità e Splendore della differenza sessuale*, Cantagalli, Siena 2014 及書中的詳盡參考書目。

男人和女人本身也具有這種與以色列的天主的特色相同的關係向導，這種關係出現在聖經的許多記載中，這種關係也是後來被基督宗教制度化的「聖三教義」的預示。<sup>12</sup>

### 3. 「人單獨不好」（創 2:18）：女人以及她有何分別，「他的一個相稱助手。」

根據聖經，這人性基本的關係特性，在具有兩性差異的人類中，是天主肖像的表達。這已被《創世紀》第二章各節所強調及確認了（較第一章更詳細）。這一章描述了人（'adam）是用地上的灰土（'adamâ）造成<sup>13</sup>，人是獲恩賜一個由創造主傾注的神，被安置在伊甸樂園內的唯一生物——「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創 2:15）。

在同一環境裏，亞當被下令不可以吃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為那一天吃了，必定要死（創 2:16-17）<sup>14</sup>。天主在創造亞當之後為他創造了各種動物（而非如《創世紀》第一章記載在他之前），然後把所有動物，一隻一隻引到人面前讓人給動物起名<sup>15</sup>。

---

12 神學認為耶穌基督的三位格天主的關係性嚮導（三位一體），早已預示在創 1:26 中的不尋常眾數內容：「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至於亞巴郎與三人相遇的敘述也蘊藏有這象徵意義（創 18:1-16）。亞巴郎與客人的對話突然從眾數變為單數（創 18:9-10），然後以三人預言撒辣懷孕結束。

13 「大地」（ground）與「人」（man）在措詞上的詞源相近是希伯來文的特色，在不同層面上也有神學上的價值，正如我們早前已經見過，稍後也陸續見得更清楚。這兩個詞的拉丁文翻譯也是詞源相近，從「humus」（大地）與「homo」（人）的對應可見一斑。

14 關於生命樹以及創 2:16 禁止的事的神學議題，可參考 L.C. Paladino, “Dio non è dei morti, ma dei viventi”（瑪 22:32；谷 12:27；路 20:38）：vita e morte, immortalità e resurrezione nelle Scritture Sacre”, in M. Krienke (ed.), *Morte e immortalità nel dibattito interdisciplinare. Atti delle conferenze di studio* (Lugano 2014), Messaggero, Padua 2015。

15 人相對其他受造物的超卓地位，以及人是受造物的看守者的角色，是天主賦予的，因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與模樣受造，這一切可以從這「起名」的行動中看見。根據創 5:2，當天主給人起名時，人作為在世上彰顯天主者，也同樣被委派去為其他受造物起

之後，天主發現「人單獨不好」，遂給他找個「與他相稱的助手」（創 2:18）。在聖經中出現這種否定非常重要；《創世紀》第一章中，天主看見一切「認為好」，但在這兒卻不然，竟然是完完全全及蓄意相反了創造的正面肯定，天主看見亞當的單獨「認為不好」，故此祂才給他找個「會讓他揭示自己」（按照最能表達希伯來文聖經中「*nagad*」這個字根豐富含義的翻譯）<sup>16</sup>的「與他相稱的助手」。

不過，各種野獸和天空中的各種飛鳥中，均沒有為亞當找着相稱的助手（創 2:21），只有當天主用祂從亞當身上取出的一條肋骨形成了一個女人（*išâ*）後（創 2:22），亞當宣揚了她的一切美麗並承認她是自己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因此，他重申她要被稱為女人（*išâ*），因為她是由男人（*iš*）取出的。憑着詞源相近，在句子中，「*iš*」發現自己是「*išâ*」的看守者，一如天主任命亞當（*'adam*）為大地（*'adamâ*）的看守者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在聖經視角中「*iš*」如何在遇見女人「*išâ*」時才發現自己；事實上，「*iš*」這個名詞第一次出現是在創 2:22，之後，「*išâ*」這個詞則出現在創 2:23，因為女人是由亞當的肋骨形成的。簡言之，人性的身分在於亞當（*'adam*，即人）這個詞，但必須區分成「*iš*」或「*išâ*」，兩者在語言學上屬同一個字根，但字尾變化分為男性和女性，雖然不同但非完全分歧<sup>17</sup>。從概念角

---

名。這「起名」行動當時所肩負的原始價值、最終意義及高深含義，隨後才逐漸被理解。

16 「揭示」的意義，可見於例如出現在依 44:7 的「*nagad*」。有關「揭示」及相關字義解釋的研究，可參考 G.-J. Botterweck, H. Ringgren, *Grande lessico dell'Antico Testamento* (ed. it. Edited by P.G. Bordone), Paideia, Brescia 2007。

17 我們先聚焦這兩個形容詞「不同」（*different*）和「分歧」（*diverse*）的詞源，兩者的意思並不相同，因為它們是從兩個不同的拉丁字根演變出來的，一個是「*differo*」（「帶往別處」，「伸展」），另一個是「*divorto*」或「*diverto*」（「遠離」或「分隔」）。男人和女人——由於是「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而有別於其餘的受造物

度而言，當女人出現——以「*iš*」和「*išā*」凸顯——的一剎那，我們便明白到男人和女人的分別形成'*adam*（人）或人性。

從以上簡單的象徵符號，可以看到希伯來人理解性別差異正是由女人的來臨所標誌的，她的出現向男人揭示了後者性別的真正意義，及他身為男性（*zakar*）的價值、意義和目的。

#### 4. 祂用亞當的肋骨，形成了一個女人：聖經中人類性別的身分、分別與神聖

形成女人的敘述在創 2:21-24 中更為顯明。女人不是被創造的，原因是天主在創造亞當的同一時刻形成了她的本質。每當《創世紀》提及她，常用的動詞是「築、建立、立」和「生成」<sup>18</sup>，而非動詞「創造」（*bara'*）。聖經用動詞「建築」去形容城市<sup>19</sup> 和居所<sup>20</sup> 的建立，包括人居住的地方、或天主聖化了的空

---

—— 沒有被賦予進一步分隔或品種分別，而被賦予了人類本質（'*adam*）統一於身分中的性別差異（「*iš*」和「*išā*」）。

18 正如我們先前見過的 *badal* 和 *balal*，字根的些微差別在希伯來文上經常是有觀念上的意義的。在這兒依然，由於字根的第二輔音不一樣，語義亦有轉變。兩個字根的分別是非常重要的，這分別確立了兩個觀念之間的「他性」（「另一性」，*otherness*），部分一致，但不一樣。

19 參考例子：創 10:11 關於建設尼尼微的記載；戶 13:22 關於建成赫貝龍城；戶 32 關於以色列十二支派建城的記載。撒下第五章則有在耶路撒冷建達味城的記載。

20 創 33:17；申 8:12。

間<sup>21</sup>。這動詞也指人類夫妻的繁殖行為，尤其是男女祖先的，毫無疑問也包括母親的繁殖行為。<sup>22</sup>

根據《創世紀》記載，女人是從亞當的肋骨（*ṣela'*）形成的，這個名詞「*ṣela'*」在舊約中出現不下五十次，可解作為人體的肋旁或腕部，也是人體最重要及最顯著的部位，因為是特別強健的。女人直接來自男人的肋旁，作為她的男人的協助、支援及支柱<sup>23</sup>。女人是壯健的，也有能力提供協助，因為她來自肋骨——支撐整個人的強而有力的部位。

《創世紀》這一節似乎道出了女人是在男人身旁協助和支援他、推動他克服惰性及分享他作為大眾利益的看守者的使命。聖經在評價她時，仿效了天主的方式，委派她這項艱鉅的任務，給予她作為助手（*'ezer*）的使命。若果她接受並完成這任務，她將激發那男人去盡己所能，不然的話，她的介入只會導致他一敗塗地。<sup>24</sup>

21 參考例子：諾厄給上主「築」了一座祭壇（創 8:20）；為了感激上主賜下後裔和福地的許諾，亞巴郎給上主「築」了一座祭壇（創 12:7-8, 13:18）；依撒格「築」了一座祭壇（創 26:25）；雅各伯「築」了一座祭壇（創 35:7）；梅瑟「築」了一座祭壇（谷 17:15, 24:4）。也參考撒下第七章關於達味主張為上主「建築」一座殿宇，以及撒下 24:25 敘述達味為上主「建立」了一個祭壇。

22 這動詞「生」的意義初次出現在創 4:17，指的是加音的妻子、哈諾客的母親。「生」再次出現在創 16:2 是與撒辣有關，不過是指向哈加爾。再參考創 30:3 關於辣黑耳的婢女彼耳哈，以及雅各伯故事中關於辣黑耳（中文譯者修改為「辣黑耳」）的敘述。最後，可參考《盧德傳》4:11 中這動詞如何使用在辣黑耳和肋阿身上。這些都是真實及適當的隱喻，統一和釐清之前提及的所有意義。

23 毫無疑問，《德訓篇》引用《創世紀》有關的經文——把女人指定為男人能夠依偎的助手和支柱——並非巧合。取得賢妻的男人是幸福的，因為他找到一位相稱的助手、扶持自己的柱石（德 36:24；思高版聖經德 36:26）。《多俾亞傳》亦附和這觀念，重新上面提到的觀念，更增添一節創世的敘述：「是你造了亞當（*'adam*），是你造了厄娃作他的妻子，作他的輔助和依靠，好從他們二人傳生人類。你曾說過：一人獨處不好，我要給他造個相稱的助手。」（多 8:6）

24 這兒所有記載在聖經章節裏的反省，都是警告女人，通常是指外邦女性，原因我在以下討論過：L.C. Paladino, *Tutelare l'identità ...*；也只需參閱《箴言》的一些有關章節

除了力量外，「*šela'*」也喚起了聖經中有關神聖性的主題。《創世紀》32:32 詳述雅各伯在與天使搏鬥及與天主相遇後，他一走一癱的身體部位正是這名詞 *šela'*，天主就是在這情況下向聖祖彰顯，在這臨現中，無人可以無動於衷<sup>25</sup>。之後，雅各伯把自己的名字改掉，改為以色列民族的名字。「*šela'*」在《出谷紀》二十五至二十六章再度出現，用來表示約櫃（天主的居所）的櫃邊。此外，在《列王紀上》第六章，「*šela'*」被用作形容支撐整座建築的聖殿牆壁。因此之故，猶太神學通常會用「*šela'*」來形容最高境界的神聖地方，最初是約櫃，後來是聖殿。

基督宗教的神學認為亞當的肋骨與基督肋旁是有關聯的、新聖殿與新盟約的地方是有關聯的<sup>26</sup>、生命的最終生成<sup>27</sup> 與人是有關聯的。正如「*išâ*」（「*iš*」的配偶、活人的母親）是由亞當的肋旁所生，教會（基督的新娘、信徒的母親<sup>28</sup>）是由基督所生、新亞

---

（《箴言》第五章對狡猾女人的反面稱讚，最後以箴 31:10 ff. 的章節結束），或可參考《列王紀》關於阿哈布王的邪惡妻子——依則貝耳——的著名典型故事（列上 21）。

- 25 又一次我們留意到天主召喚的干預，改變了聖祖的名字，以及上述有關名字背後的神學意義。
- 26 參考若 2:13-22，在耶路撒冷驅逐商人出聖殿的敘述中，耶穌定義池的身體為「*naòn*」（聖殿），預告自己的光榮復活，這情節在新約其他時刻裏也重複出現過。事實上，這情節的確出現在《瑪竇福音》的耶穌受審記載中（瑪 26:61），假見證用了與「建築」及「教化」有關的更精準動詞，因此保留了猶太人動詞變形「*banâ*」的語義變化及在其他語境中的高深意義。至於基督的犧牲的生成作用——教會因而得以誕生，可參考若 19:33-34 的敘述：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死了，士兵還用槍刺透祂的肋旁，立時流出了血和水。
- 27 正如之前一樣，再一次探討「*banâ*」的意義。試想伯多祿的召喚，他被召喚去當教會的磐石，教會是信徒的慈母（瑪 16:18-19），這兒用的動詞非常明確，也與建築材料有密切關係，跟前述瑪 26:61 用的動詞相同。生成與建立這兩個動詞的意義繼續在神學反省中環環相扣。
- 28 聖經經文的主要夫妻圖像，經常被用來定義天主與以色列民的關係，這圖像依然活躍於新約中，尤其是在保祿書信裏被用來形容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在新約的語境中，通過提起創第三章女人的後裔及瑪利亞的預象、慈母及聖言的新娘，夫妻的意象因而充滿了獨特的母親象徵意義。

當的肋旁所生。女人來自亞當，人性是天主親自帶到男人面前的恩賜，《創世紀》2:22-23 所用的動詞喚起婚禮中，上主取了父親的形象把女兒作為新娘帶到新郎面前，通過女人天主把自己交付給男人。正如亞當（'adam）是大地（'adamâ）的看守者，「išâ」為「iš」來說是天主臨現的彰顯。因此，天主在形成她以前早已指定她作為他的「'ezer kenegdô」（相稱助手）<sup>29</sup>，這絕非巧合。站立在男人面前，她是穩重、充滿活力的，地位是平等和有尊嚴的。聖經裏的「'ezer」——幫助——經常用來指向天主本身<sup>30</sup>，這語言符號再次表達了女人的形成的神學意義——使男人成為天主的愛的聖事。

因此，婚姻在聖經裏很早已經是一神論的標記<sup>31</sup>，婚姻是聖潔和神聖的<sup>32</sup>。在隨後章節中，我們不會詫異看見這句：「為此入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創 2:24）<sup>33</sup>

29 創 2:18。

30 這個詞多次出現，例如：創 49:25；出 18:4；申 33:7,26,29；撒 7:12；編上 15:26。尤其參考《聖詠》：20(19):2-3, 28(27):7, 30(29):11, 33(32):20, 37(36):40, 46(45):6, 54(53):6, 115(113B):9-11, 121(120):1-2。「登聖殿歌。我舉我目向聖山瞻望，我的救援要來自何方？」（詠 121(120):1）「我們的救助是仰賴上主的名，上天和地下都是由祂所造成。」（詠 124(123):8）

31 L.C. Paladino, *Tutelare l'identità...*

32 「婚姻」希伯來文是「*Qiddušin (Qodešim)*」，是字根「*qodeš*」（神聖）的眾數，具有驚人的神學意義。（「*Qodešim*」解作神聖、聖潔的東西，希臘文中則常用這與它有差不多意思的形容詞：「*àgion*」（神聖的））。因此，從哲學及神學角度反省，可以發現瑪 7:6 隱晦地引用「*tò àgion*」（聖物）這個詞來譴責犯姦淫和離婚，這發現是從一部已失傳的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版本《瑪竇福音》直接推演出來的《瑪竇福音》現存希臘文版本。「你們不要把『聖物』（*tò àgion*）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珠寶投在豬前，怕牠們用腳踐踏了珠寶，而又轉過來咬傷你們。」（瑪 7:6）

33 我發現這句經文的修辭結構，在句子裏，把男人和女人認定為對比名詞，而父親、母親則為中間名詞。這結構的目的是透過寫作手法編排「iš」及「išâ」位置，以凸顯這兩個名詞的重要性，這兩個名詞在聖經其他地方具有雙重角色：男人暨丈夫、女人暨妻子。存在、夫妻及家庭的奧秘，通通濃縮在、修辭編排在這《創》2:24 短短的句子裏面，這句經文既包含又包括了在婚姻與家庭中加強了和保護着的分別——性別分

## 5. 「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情歌與性別之象徵，因罪惡斷絕

當亞當遇見女人時，他發出了驚訝的讚嘆：「這是我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發現了兩性差別之美。

這是救恩史上最早的說話，迄至當時只有天主的聲音，那位愛者的聲音，被祂所愛的受造物聽到，並縈繞在《創世紀》內。女人出現的一刻，伊甸樂園出現了巨變，男人的聲音首次縈繞伊甸樂園，而女人——被愛的受造物——也聽見愛者的聲音。當天主注視自己的受造物時，祂意識到他們的善和美；當男人注視女人時，也意識到她的善和美。男人談及女人和他自己，也向女人和他自己談及這超乎尋常和原始的美。

男人意識到人性身分的特色是兩性差別<sup>34</sup>。在《創世紀》2:23 簡短的章節中，男人藉着說話向女人揭示他自己，而女人聽從這說話；女人也藉着自己的形象向男人揭示她自己，而男人也注意着這形象。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尤其是天主與祂子民間的愛和挑選也是動態的，這關係藉着男人與女人之間的互動在一切創造中重複和彰顯。這是一個隱喻，內裏的視覺和聽覺意味着深厚而精準的神學意義，就是為着這顯而易見的類比，從最初一開始，夫妻的象徵已成為一個聖潔的標記，它形容了一種

---

別、世代分別。欲知更多有關閃族及聖經修辭與西方修辭上的不同，可參考 R. Meynet, "Rhetorical Analysis: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Rhetoric,"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34 人性本質的發現出現在《創》2:23 前半截：「這現在是我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思高聖經譯本：「這才真是我的親骨肉」），而在這經文的後半截才特別提及兩性差異：「她應稱為『*isâ*』（女人），因為是由『*iš*』（男人）取出的」。在這兒，兩個人各自取了名字，種類有別但相同，兩者來自同一字根，因而再次喚起（人性）本質上的統一。

深刻的愛情，把天主如配偶般與祂的選民結合在一起，選民就有如天主思慕、鍾愛、珍惜的新娘。<sup>35</sup>

男人發自強烈的感情而不禁吐出一句話，描述了人性與女人的女性本質的全部奇妙。不過，當女人以不同的感官去體驗這奇妙，她是靜默的、聽從男人的說話。保持靜默、聽從是非常女性化的表現，正正是受造物在時間之初擁抱天主的創造聖言的方式，也是信眾們在靜默與敬畏接受救恩的方式。這是以色列民的第一誡——「*šemâ*」——含有聽從的忠誠行動。<sup>36</sup>

因此，夫妻的意象是聖事性的，它揭示了一個直接與神學向導有關連的超越的真理。男人被愛情驅使，向女人揭示自己，與此同時，女人含情脈脈地接納了男人的揭示，她呈上她的接納，聽從和大概也欣然接受了他的說話<sup>37</sup>。若望保祿二世也特意指出，

35 讀者應記得先知書中夫妻的象徵意義：參考《依撒意亞》，尤其是依 62；也可參考《厄則克耳》及《歐瑟亞》以隱喻加重語氣來形容深愛、挽回依然不忠的娼婦，特別見於則 16 及歐 1-3。也參考瑪拉基亞先知的婚姻觀，確立了創 2:24 中的規定與禁止夫妻的特殊連繫。瑪拉基亞先知記得「上主造了他們成為一體」，並因這本來的真理，提醒以色列民要「關心（你們的）性命、對（你）年輕結髮的妻子不要背信」（拉 2:14-16）。關於這題目，請參考 L.C. Paladino, "Il ta'am e il profetismo femminile: approfondimenti lessicali sulla sapienza delle donne e casi di donne sapienti nell'Israele Biblico," in *SEL Studi Epigrafici e Linguistici su vicino Oriente Antico*, 31, 2014, 139-169。夫妻圖像在新約中依然強烈，基督經常明顯地或在比喻中被描繪為新郎；祂這樣自稱，可見於：瑪 9:15, 25:1-13；谷 2:19-20；路 5:34-35。也有把天國與婚宴相提並論（瑪 22:1-14；默 19:7, 21:2,9）。新耶路撒冷表現像為丈夫裝扮的新娘，在迦 4:26 中，保祿糅合了婚姻與母親的象徵意義，把同一的耶路撒冷稱為「我們的母親」。這點容後再討論。

36 申 6:4。有關「*šemâ*（聽）」意義的更多資料，可參考 L.C. Paladino, "La Sapienza nei testi biblici," in A. Ecolani, P. Xella (eds.), *La Sapienza nel Vicino Oriente e nel Mediterraneo Antichi*, Carocci, Rome 2013, p.197-249。

37 在新約以及基督信仰中，這接待向導有一個很高超的典範，那就是瑪利亞。她充滿了天主的聖言，把祂庇蔭在自己肉身的胎中（路 1:38）；她「把這一切事（「*tà rêmata*」（說話））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路 2:19）。

《雅歌》—— 聖經文學中人類愛情的真正情歌<sup>38</sup> ——示範了相同的互動。<sup>39</sup>

我們必須以這個意義去解讀《厄弗所書》中保祿傳統對《創世紀》的釋經<sup>40</sup>。這些章節呼籲丈夫們要以基督同樣的愛去愛他們的妻子<sup>41</sup>，基督藉着犧牲自己的性命毫無保留地向教會揭示祂自己。另一方面，保祿邀請妻子們如同「服從」上帝般「服從」她們的丈夫，恢復這拉丁動詞「*obaudire*」的詞源意義——正式解作「聽從」，重申女性的聽從使命與接納使命。這動詞沒有屈辱的含義，反而是一個帶有差異與特殊的超然表達。這樣，相信蘊含着女性本質的一個面向，因為人人皆被召喚去聽從、接納和迎接救恩。當天主施予和向信眾說話，以自己的聲音呼喚他們存在時，天主的角色是男性的。《創世紀》的文字背後有象徵性別的美麗標記。相反，它揭示了角色的乖戾、單方的支配如何是誘惑和罪惡的結果。

因此，我們更能明白《創世紀》第三章裏的動態，這章節象徵性地呈現了《創世紀》首兩章中的許多反常事物。在《創世紀》第三章裏，女人聽從了另一個受造物——一切野獸中最狡猾的，而不是聽從男人——她的丈夫、看守人。因為男人不是身在

---

38 受新郎主動吸引、面對他不斷的讚美，新娘表達她的女性回應；新郎唱歌和講話，新娘則表達她渴望聆聽而回應：「請讓我聽見你的聲音，因為你的聲音柔和可愛」（歌 2:14）。

39 John Paul II, *Man and Woman He Created Them: A Theology of the Body*, Pauline Books & Media, Boston, MA (2006) [1986].

40 弗 5:21-33。

41 基督對教會的愛情，保祿在弗 5:25 中引述為丈夫對妻子愛情的典範，是舊約中天主對子民的同一樣愛情。這些章節恢復了之前提及的舊約夫妻隱喻內的身體向導，尤其是保祿邀請丈夫去愛惜妻子如同自己的身體：「看守者」的象徵意義在這兒又出現，也是創世故事的奇妙象徵意義，正如之前所言，這象徵意義被瑪拉基亞對創 2:24 有關禁止休妻子的詮釋確認了。

現場，故此疏忽了保護女人的職責。趁男人不在，女人「看那棵果樹實在好看好吃，令人羨慕、且能增加智慧」<sup>42</sup>。誘惑者藉着聽覺——女人的明顯特色——引誘女人。女人最終抵受不住視覺的誘惑，她看見和發現外間的美而非自己的內在美。她第一次開腔說話，不但沒與聽從，反而主動遞給男人一樣東西<sup>43</sup>；她並不是迎接，反而是採取主動。在這兒我們目睹了《創世紀》第二章象徵性地闡述的男性與女性的角色如何在這裏反轉過來了，這意象後來被保祿重新引用在基督與教會彼此關係的夫妻隱喻中。

在《創世紀》第三章裏，所有原來的界限、內裏的共融全被破壞了。當受造物躲避他們的創造主時，人與天主之間的共融斷絕了；男人與女人間的共融損壞了；因感羞恥，他們隱蔽自己，彼此防範對方<sup>44</sup>。人與大自然的共融損壞了——當果子被摘下及被吃掉的一剎那，亞當（'adam）與大地（'adamâ）的關係由互不侵犯變成剝削。在这一切決裂中，男女兩夫妻受的痛苦最大——從前的互補與互換關係被掩蓋了，現在只剩下一方支配另一方、在性別和母職上留下疤痕。男人現在剝削與馴服女人，猶如他對待地上的其他受造物一樣。他忘記了女人是有別於其他生物的、是取自他肋骨而成為他唯一相稱的助手，藉此讓男人向自己揭示

---

42 這裏值得留意：女人是有罪責的，特別是聖史若望在一部書信裏刻畫出的三種肉慾：「肉身的貪慾（好吃的食物），眼目的貪慾（好看的事物），以及人生的驕奢（追求名利），都不是出於父，而是出於世界。」一如聖史若望在若一 2:16 中的警告和批評。

43 誘惑者利用女人的天賦——她的聽從和接納——誘使她去違命。創 3:1-6 描述了引誘的運作：出現在女人與蛇的對話裏對於被禁止吃的（知善惡）樹的混淆。

44 創 3:7，這是第二次提及原祖父母的「裸體」。第一次是在創 2:25，緊隨有關婚姻意義的經文後。在原祖犯罪之前，二人之「裸體」象徵開放、親密、分享、願意彼此相遇、全面表達同一身體、同一使命；可是，在原祖犯罪之後，「裸體」變成了脆弱，兩人均變成潛在的攻擊者。

自己<sup>45</sup>。這新階段的徵兆——特徵是男女之間不均等的支配、犯罪的惡果、共融的決裂——就是分娩的痛楚以及「厄娃（Eve）」成了女人的新名字。

厄娃這個名字有異於第一個的名字「*išâ*」，這原來的名字含有發現美、完美、施予的意味，說明一個關乎彼此互補的真理、凸顯女人的名字與存在如何讓男人揭示自己。

母職現在變成了屈從的象徵，厄娃這個名字直接指向她的生成角色。故此，「*išâ*」這個名字比「Eve」更有意義，後者是亞當加諸在她身上的，正如他替所有動物起名的方式一樣，是天主賦予他支配其他受造物的標誌<sup>46</sup>。罪惡影響了母職；在人類歷史中，罪惡將被用來支配其他人、不分男女。罪惡成為女人驕傲的源頭，她覺得無需再依靠男性<sup>47</sup>，這是一種跟婚姻生活毫無關係的動態。因此之故，《創世紀》3:15 記載的救贖預言，顯明地提出從女人的後裔中一個孩子將會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打敗誘惑的始作俑者<sup>48</sup>。由女人、母親來打敗蛇以及牠象徵的邪惡才是合理的，這種母性將是一種不再譴責但完滿她的女性本質，恢復女人和男人兩者全部原來的**美**。

---

45 創 3:16。

46 天主在創 3:16 中確立了對女人的支配，現在在創 3:20 中給她們起了新名字。

47 重讀創 4:1 記載，厄娃在分娩加音時感嘆：「我賴上主獲得了一個人。」透過加音的名字引申出一個詞源學問題：加音（*Qain*）來自動詞「獲得」（*qanâ*），因而重新發現了幾個語言和方言中的有力隱喻。在母職經驗中，女人感受到分娩男人的驕傲（若 2:16 所警告的人性驕奢），也感受到一個誘惑——不讓男人分享這喜樂，而弔詭地，也漠視了父親的參與。

48 這個預言本身頗可怕，將會在《依撒意亞先知書》裏加強和重複，而且與依 7:14 提及的母職與秘關係極為密切。

## 6. 亞當（'adam）的熟睡、身體、超越、男婚女嫁：「二人成為一體」

根據《創世紀》第一章的記載，世界被創造時亞當並不存在。亞當是在天主行事的末尾和高峰時才出現，來生活和保守已經存在的創造。

這時序意味着一個充滿智慧的神學真理，由於正在創世時人並不在場，他便無法得知世界的奧秘並顛覆世界的結構。在猶太傳承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獻中，當約伯詢問天主人類的無知時，天主如此回答約伯：「我奠定大地的基礎時，你在哪裏？」在以下的反省中，這個答覆重複並顯示它的完整意義——當女人（*išā*）被形成的時候，亞當（'adam）正在熟睡，聖經強調天主在造女人之前使人（'adam）進入的「熟睡」絕非偶然<sup>49</sup>，這信息強調女人是天主的創造行動，在這行動中人類本質雖然有份參與，而且是質料的一部分，但身為受造物的男人及女人，皆不知道人類本質的源頭和最高法則。

《創世紀》的信息是要強調亞當相對世界及他自己的規定行為：亞當必須把天主的創造及其他事物視作恩賜來聆聽。這些恩賜並不屬於人，因為人沒有創造生命或世界，而這一切只屬於那位召喚一切存在的創造主。若然受造物沒有參與大自然秩序的創造，它們當然沒有權力去改動它，而只能被召喚去看守它和栽培它、使它結實纍纍<sup>50</sup>。亞當的熟睡喚起一個在人學角度上秘而不宣但千真萬確的真理：男人與女人永遠不能完全及彼此擁有對方。

---

49 約 38:4。

50 在羅馬語系中，具有深奧語義意義的名詞「大自然」（*nature*），來自異相動詞「*nascor*」，這動詞是用來形容一個本身不會產生效果行動，但需要行動者以外的幫助才能產生效果。

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人類愛情與關係不是從一開始便走向擁有或支配，也沒有容許任何一方概括全部人性<sup>51</sup>；男女間的愛情與關係不會消除兩性間的本質區別，卻會產生一種彼此互補。個人永遠是奧秘（*alteri incommunicabilis*），這奧秘的出現是由於男人與女人的差別，沒有一個個人能窮盡所有人性，而只能代表人性肉身化的兩種可能其中之一——男性或女性。這奧秘自始已是高深莫測，連兩性結合也不能超越，在邁向這無法克服的不可知的路上，人只有在驚嘆中思索。

《箴言》30:18-19：「令我稱奇的事，共有三樣，連我不明瞭的，共有四樣：即鷹在天空飛翔的道，蛇在岩石爬行的道，船在海中航行的道，以及男女交合之道。」正正是這百思不得其解的奧秘，男女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天主與人的關係的隱喻、創造主與受造物的關係的隱喻。

福音對於《創世紀》2:24 的詮釋來自耶穌本人，記載在谷 10:1 與瑪 19:1-9，對於《創世紀》中規定解除婚姻的顯明不合法，梅瑟法律為了人類的心硬而准許休妻<sup>52</sup>。福音命令：「為此，凡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

以上整段章節用了些重要的動詞，能清晰地追溯至希臘文版本「法律書」（《妥拉》）的詞彙<sup>53</sup>。通過對比，這章節找回了構

---

51 根據創 3，尤其是創 3:16，分歧與支配隨着原罪進入了人的生命。

52 瑪 19:9 及谷 10:5，兩者皆回應前述《瑪拉基亞》中譴責休妻的預言。

53 引述創 2:24，谷 10:7 記載耶穌所用的動詞是「*proskollàein*」，即是馬索拉文本《創世紀》中七十賢士譯本的希伯來文動詞「*dabaq*」。這兒有一個肉眼可見的不規則，因為聖經很少用這動詞來表示「性結合」，而一般較多採用「*yada*」（希伯來語）、「*gignòskein*」（希臘語）。明顯地在罪惡出現之前，即是原祖父母在跟生命和知識緊密關連的致命墮落之前，一如我在其他地方也強調過（L.C. Paladino, *Dio non è dei morti, ma dei viventi...*），在第一宗不能解除的婚姻的基礎上（即若望保祿二世稱為「神學史前歷史」的時期）天主使用的「性結合」動詞，意味完全及徹底的分享：「*dabaq*」和「*proskollàein*」表示完全「甩不掉的依附」。我們必須知道，聖經使用

成《創世紀》中天主行事的差異觀念、區分觀念、分隔觀念。人類受造物不能夠任意為自己建立明顯的救恩意義，除非他們扭曲原來的秩序、摧毀天主在世上的肖像；夫妻倆在他們不可拆散<sup>54</sup>及作為聖事<sup>55</sup>的兩性合一中表達了這個意義。人類愛情使夫妻二人的相遇，同時也使他們成為一個身體。正如《創世紀》經文所證實，這「合一」依然有兩方面，當這「合一」顯示了以色列的天主的關係向導時，同時也彰顯了創造主。希伯來文名詞「肉」（*basar*）亦可解作「彰顯」<sup>56</sup>。兩個人在婚姻中合一，因此也表

---

相同的動詞來表示深愛、宣佈對天主的依附、以及《妥拉》所訂立的一神信仰（例如：申 4:4, 10:20, 11:22, 13:5）。這些章節表示了一個堅決、穩定的信仰，顯示在創 2:24 所用的希伯來文動詞時態——不是將來時態而是完成時態，這跟希臘文不一樣。再一次，透過專門詞彙與文字，聖經指出單一次的婚姻是信從一個天主的表現形式、是愛情的聖事、切合天主的地位、是天主賜給人的。

- 54 用來表示這共融的希臘文動詞是「*sunzeugnumi*」，包含了束縛（*yoke*）的字根——把兩個生物束縛在一起，一起牽引牠們、催促牠們前進。相反地，分隔的動詞是「*chorizomai*」，非常接近希臘文版本的《創》第一章的用法，正正是用來翻譯「*badal*」。關於束縛的圖像及其他有關婚姻的討論，請參考 J. Granados, *Una sola carne en un solo Espiritu. Teología del Matrimonio*, Palabra, Madrid 2014, trad. It. Cantagalli, Siena 2014。
- 55 在新約與基督信仰的傳承中，當婚姻變成基督道成肉身的圖像——天主性及人性在祂身上不能拆散地相遇、每天在聖體聖事中重現，婚姻便取得一個額外的聖事性象徵意義。婚姻的不可拆散在基督信仰中取得重要性，尤其是在教會所捍衛的基督奧秘中。道成肉身與聖體聖事——基督血肉的聖事，兩者皆被不可拆散的婚姻所象徵，也是天主與人合一的標記。人是天主盼望藉着派遣自己的兒子到世上以復原從遠古過失中救贖的對象，而不是像復活節繼續吟詠《逾越頌》所唱「幸運的罪過」一般的偶然。婚禮是終極標記，由《默示錄》所提及的羔羊所喚起的標記。關於婚姻聖事與聖體聖事的神學上關係，可參考 E. Antonelli, *Crisi del matrimonio ed Eucaristia*, Ares, Milan 2015, with a preface by E. Sgreccia。
- 56 這字根「*basar*」在希伯來文中是用來形容活生生的身體，而希臘文則一般會用「*sarx*」這個字。相反地，形容死屍是另一個名詞，翻譯成希臘文較傾向用「*soma*」，免不了出現了詞義變化。「*gevià*」——與「*goi*」非常有關聯——是用來區分選民和其他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通常是信奉多神而且對以色列信仰不利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強調：「L.C. Paladino, *Tutelare l'identità ...*」。故此。這字根「*basar*」是故意曖昧的，原因為了提醒朝拜偶像的敗壞；基本上希望邀請人去默想：若果身體不能彰顯天主的臨在、沒有充分成為「*basar*」、不是啟示的話，身體便會變成天主計劃的徹徹底底的不利證人。關於「*gevià*」這個名詞，可參考申 10:6；民 14:8；厄下 9:37。

達了天主性，揭示了天主對世界的愛情、以及這愛情的親密關係性，這就是為何婚姻是聖事的原因了。

這兩個詞「肉」和「彰顯」的獨特性反射及反映出天主的根源性質，這獨特性是「唯一」（希伯來語：*'ehad*），是聖經經文中最真實的信仰宣認<sup>57</sup>。這「一」確定了婚姻是必然不能拆散的，這必然條件是由先知們所強調、基督所確認。

## 7. 在區分中的繁殖與合而為一：聖經經文中的家庭、父職與母職

兩個人在婚姻中被祝聖，開啟了生育新生命的道路。藉着生育，存在男孩或女孩身上的差異得以令天主的愛可見，一如聖經裏的父愛及母愛。無數聖經章節把父親的角色套在天主身上——領導子民的領袖、引導兒子跨出出生地安全範圍的父親、把孩子從家庭的經驗衝入世界的混亂去<sup>58</sup>。與此同時，聖經如此描繪上主善解人意的母親、以愛來餵哺自己的嬰兒、不怕勞苦地迎接和保護孩子<sup>59</sup>。

事實上，在所有聖經經文中，源自天主的父親面貌非常顯著和特別。由於天主的創世行動，其中最完美的受造物正是亞當（人、「*'adam*」），聖經毫無保留地把父親角色歸於天主。男性與女性雙雙繼續為一代一代的受造物起名，尤其是「男人兼父親」有這個職責，原因是我們早前探討的象徵意義，而母親則集合親密與溫暖於一身。父親的天職包括為孩子定立達致自立而必

---

57 申 6:4：「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58 試想像一下亞巴郎的經驗或壯觀的出谷經驗。

59 依 49:14-15, 66:13；詠 131:2-3。

不可少的標準。這（父與子）距離導致要向「在天上」的天父感恩<sup>60</sup>，這感恩也彰顯了父親的原本權威，他以雄壯的聲音傳達盟約的規條和十誡的法律<sup>61</sup>。

所以，父親是家庭最高權威的化身，縱使他因某些原因身在遠方，他依然是我們等待的那一位。當權威越高、距離越遠的時候，在聖經經文中天主的這角色越見明顯<sup>62</sup>。父親的使命有時是吃力不討好的，因他須要嚴厲地向孩子說「不」，雖然這類拒絕有助孩子心理成長而且是必要的，但也會引來重大的抱怨。父親通常經過一週辛勞工作後，竟然還要抵受孩子們不時的忘恩負義；同樣地，聖經也把天主描繪為一位慈父，遭背信棄義的子民拒絕，拒絕的方式是朝拜別的神<sup>63</sup>。

上主的父親多樣面貌遍佈舊約，因而塔爾索的保祿也稱天主為「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sup>64</sup>。基督宗教進一步強調這向導，指出天父是聖三的第一位格，祂堅持派遣自己的兒子降生成人以救贖世界。<sup>65</sup>

---

60 編下 20:6；約 16:19；詠 2:4, 8:3。

61 則 20:1-21；申 5:1-22。

62 《聖詠》有許多篇都是有關等待，也是不斷提及天主的沉默，例如：詠 6, 13(12), 42(41), 85(84)。天主有時候好像不知所終，而人渴望喚起祂、不想被祂遺棄：如詠 22(21)。這首聖詠有趣之處，其起首的第一句，竟然被聖子基督在十字架上經歷試探時用來呼喚天父！

63 如此情況在《民長紀》中反覆出現，例如：民 2:11,13; 3:7; 10:6，也對比撒下 12:10；列上 16:31-32; 18:18ff。更多有關主題，見詠 106(105)之「懺悔歌」——以色列民為朝拜神偶而誠心懺悔。

64 弗 3:14-15。

65 記載在三部對觀福音的「惡園戶的比喻」，預示了天父的決定：瑪 21:33-46；谷 12:1-12；路 20:9-19。天主的父親向導在新約中非常強烈：見「蕩子比喻」中的慈父（路 15:11-31），以及基督習慣稱呼天主為「父親」，而在「天主經」裏達到高峰。

在人學意義上，男人父親的角色是中立的，這是聖經裏的神學觀點也認同的。男人父親被召喚把孩子從母親分隔出來，是模仿天主聖父創造主的行事方式——分隔、分開及區別現實；從混亂中抽取秩序及分辨，從一開始這一切便發生着，直至「女人被形成、有別於男人」的決定時刻為止。

同樣地，男人父親被召喚去按照天主的模式，培育孩子獨立，撫養孩子成人。天主是召選和祝福人類的聖父，派遣他們因祂的名字去充滿大地、治理大地。天主召喚亞巴郎放眼未來、派遣他去新的地方。天父叮囑說：「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sup>66</sup> 指引孩子達致獨立、敦促孩子把眼光放到目前以外的人是父親，而非母親。<sup>67</sup>

當母親還在想辦法不讓孩子吃苦時，考驗孩子的是父親。雅各伯與天使搏鬥的情節，象徵了天主在歷史中臨現的神聖性，也是天主父職的表達。這情節彰顯了男性的決心、力量和堅強，猶如一塊能讓孩子和母親棲息的磐石<sup>68</sup>。同時，聖經也形容了父親如何無瑕地、溫柔地保存自己的力量。<sup>69</sup>

如果女人標誌夫妻關係中的兩性差異、在伊甸樂園裏彰顯及揭示給男人看到他是誰，那麼，男人的特色是家庭裏的生育差別

---

66 創 12:1。

67 在創 12:1 內，緊接在「天主召叫亞巴郎離開他的故鄉」後的一個註解標示，非比尋常；這句經文後面還加上「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天主的遠見是如此有力、可靠，並且展開創 12:2-3 所記述的完滿祝福。再一次，生命與聽從的象徵意義又出現，亞巴郎即時採取的專注聽從態度，是被選的受造物的典型態度——「遂依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創 12:4）。

68 磐石的象徵意義最常見於舊約，再一次用來形容天主的可靠有如「救恩的磐石」，例如：申 32；詠 18:2-3；42:10；78:35。

69 參考耶 3:19 及歐 11:1-4 中的先知性章節。

及為孩子起名<sup>70</sup>。男人會邀請孩子去探索家庭以外的領域，並有意識地培養他或她的良心。

與此同時，生成向導是屬於天主聖父的，祂讓父職與母職兩個可能性出現在夫妻的生育能力中、在男女兩人的合一中出現。夫妻揭示了天主的肖像與模樣，是天主性的「生成」的類比<sup>71</sup>，永不留下我們做孤兒<sup>72</sup>。

從《創世紀》第二章關於女人形成的研究中，動詞「*bana*」的意義讓繁殖取得一個非比尋常的神聖意義。這動詞促使夫妻二人去承擔創造主委派給他們的任務——按照天主的肖像與模樣延續人類的生命，是「建造」活人的城市、上主與祂子民的家，因為「完全活着的人就是天主的光榮」。<sup>73</sup>

---

70 基督信仰語境中的父親圖像，就是若瑟——瑪利亞的淨配，他集於一身是上述描述的家長角色的複雜性，預設了父親向子女展示適如其份的多重但間中自相矛盾的態度，賴以培養他們成熟及面對生命的自信。

71 特別注意詠 2:7：「上主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72 若 14:18。

73 聖依納內，《反異端論》（*Irenaeus of Lyons, Adversus Haereses*）IV, 20, 7。